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高安

陳邦瞻

增

訂

明

臨

朐

馮

琦

原

編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
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畱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畱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
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
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

乞盟終至三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
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
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
不可乃以爲東京畱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畱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
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

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
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
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
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
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
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

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

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
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
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
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
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
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
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
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
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

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奸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

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
埽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
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
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
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斲河梁
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
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

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

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
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
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
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
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奸
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
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
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下
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
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

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
燾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
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
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
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
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畱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
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日
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

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
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
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縣互數百里皆受彥約
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
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
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至是澤恐彥孤
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
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
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
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
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
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
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
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旣招集羣盜聚兵儲糧
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
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
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畱守以察之

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

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
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
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
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畱守司而率親兵
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
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
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
帛書請涖相州橐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